

长恨城



受过青楼耻辱后，
她进宫做了洗宫局的宫女。
麻烦事接连不断，
然而，桃花运也让她应接不暇。

拒做 帝妃

JUZUO DIFEI
丹丹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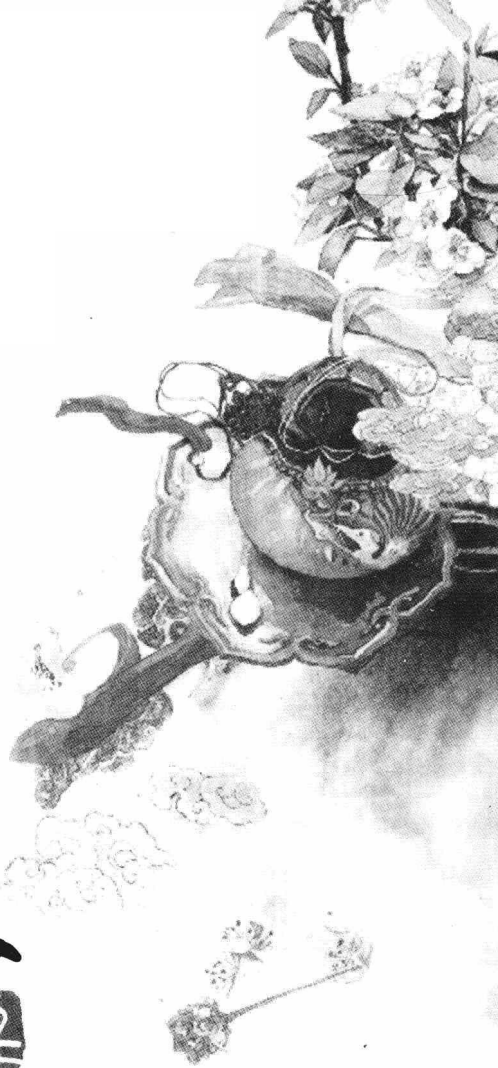
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拒做 帝妃

吕丹 著

JUZUO DIFEI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拒做帝妃/吕丹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 11
ISBN 978 - 7 - 5399 - 4199 - 8

I. ①拒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9730 号

书 名 拒做帝妃 (上、下)
作 者 吕 丹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戚兆磊 古月珊
责任编辑 胡小河
文字编辑 古月珊 刘红梅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字 数 420 千字
印 张 39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,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4199 - 8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
录
上

- 第一章 我叫苏恩 ※ 001
- 第二章 宫中为婢 ※ 008
- 第三章 姑姑相伴 ※ 015
- 第四章 梦魇之音 ※ 022
- 第五章 又见故人 ※ 030
- 第六章 无妄之灾 ※ 037
- 第七章 疼痛的心 ※ 044
- 第八章 贴身侍女 ※ 051
- 第九章 凉薄气息 ※ 058
- 第十章 惊天秘密 ※ 067
- 第十一章 利用他人 ※ 075
- 第十二章 又是秘密 ※ 082
- 第十三章 坚持自己 ※ 090
- 第十四章 深宫阴谋 ※ 098
- 第十五章 知己好友 ※ 105
- 第十六章 相互演戏 ※ 113
- 第十七章 二人独处 ※ 121
- 第十八章 他的情意 ※ 129
- 第十九章 逛百花节 ※ 136
- 第二十章 若有似无 ※ 144





目
录
↑

- 第二十一章 险些丧命 ※ 152
- 第二十二章 风雨欲来 ※ 161
- 第二十三章 明争暗斗 ※ 169
- 第二十四章 置于死地 ※ 178
- 第二十五章 如履薄冰 ※ 186
- 第二十六章 寻找解药 ※ 194
- 第二十七章 姑姑安慰 ※ 202
- 第二十八章 深深笑意 ※ 210
- 第二十九章 故意陷害 ※ 218
- 第三十章 他的温柔 ※ 226
- 第三十一章 心神难安 ※ 234
- 第三十二章 无法不从 ※ 242
- 第三十三章 关进暗房 ※ 250
- 第三十四章 被施酷刑 ※ 258
- 第三十五章 探望姑姑 ※ 266
- 第三十六章 最后一次 ※ 274
- 第三十七章 准备出宫 ※ 282
- 第三十八章 受到伤害 ※ 290
- 第三十九章 她的愤恨 ※ 298

目
录
下

- 第四十章 迟来的爱 ※ 307
- 第四十一章 相互爱慕 ※ 315
- 第四十二章 风雨同路 ※ 323
- 第四十三章 选择造反 ※ 331
- 第四十四章 去做生意 ※ 339
- 第四十五章 前朝余孽 ※ 347
- 第四十六章 落下病根 ※ 355
- 第四十七章 再见棠煜 ※ 364
- 第四十八章 二人交易 ※ 373
- 第四十九章 傲然女子 ※ 381
- 第五十章 刺杀皇帝 ※ 389
- 第五十一章 得到休书 ※ 398
- 第五十二章 遇到刺客 ※ 406
- 第五十三章 再次进宫 ※ 415
- 第五十四章 被人欺骗 ※ 423
- 第五十五章 他说想我 ※ 431
- 第五十六章 复杂环境 ※ 439
- 第五十七章 侍寝之夜 ※ 447
- 第五十八章 成为后妃 ※ 455
- 第五十九章 寂寞的天 ※ 463
- 第六十章 一丝浅笑 ※ 471
- 第六十一章 疼痛漩涡 ※ 479
- 第六十二章 她的打算 ※ 488
- 第六十三章 情形严峻 ※ 496





目
录
下

- 第六十四章 真情流露 ※ 504
- 第六十五章 风雨飘过 ※ 512
- 第六十六章 错综复杂 ※ 520
- 第六十七章 不忍拂意 ※ 528
- 第六十八章 矛盾不忍 ※ 536
- 第六十九章 诡秘风云 ※ 545
- 第七十章 杀意乍起 ※ 553
- 第七十一章 太过突然 ※ 561
- 第七十二章 该相信谁 ※ 569
- 第七十三章 深情无悔 ※ 577
- 第七十四章 消逝风中 ※ 585
- 第七十五章 被赶出宫 ※ 594
- 第七十六章 相思成灾 ※ 602
- 第七十七章 大结局 ※ 611



第一章 我叫苏恩

天阴沉沉的，那些大朵大朵的黑云像是要压下来般，看着就叫人害怕。

寒冷的夜风使我打了个喷嚏，我赶紧将窗户关上，以免冷风吹着了熟睡中的娘亲。可我的喷嚏却将娘亲给惊醒了。

“恩恩，着凉了？”娘的声音还是那般虚弱，连着吃了一个月的草药看来还是没有将娘的哮喘治好一点儿。

“没有，天冷，娘可千万别再受寒了。”我朝娘微笑，将娘伸出的手放进被褥里。这床破旧不堪的被褥是我们母女俩过冬唯一能御寒的东西，可今年的冬天来得太早，又比往年冷，这棉被已不够我们母女俩温暖，看来我得加紧做些刺绣去卖，以赚取银子买新的棉被。

“都怪娘没本事。”娘望着我的目光充满了愧疚与自责，“不仅没有给你丰衣足食的生活，还要靠你养活，看着你每每为了生计奔波，娘心里真是不好受啊。”说到最后，娘轻声哽咽。

“娘，这点儿苦不算什么，只要娘的身体好起来，女儿什么苦也愿意吃。”这是我最大的心愿，娘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只要她能好好地陪在我身边，吃苦又算什么呢？就算肩上的担子再重，我也能挺过去。

“要是你爹爹还在，你就能跟其他同龄女孩子一样，过着幸福无忧的日子。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承担起一家的生计。”

“娘，女儿一点儿也不辛苦。女儿求的是娘的身体健康，娘一定要长命百岁，要永远陪在女儿的身边。”爹爹是个教书先生，有一间草屋私塾，在乡里很有名气。从小，我的生活虽不富裕，但也称不上贫穷，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可在五年前，一场瘟疫突然降临，使得原本平和宁静的小镇在一个月之间变成人间地狱，这场瘟疫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，包括我的爹爹。

为了生计，我与娘迫不得已离开家乡来到了京城谋生，娘没日没夜地替人家做绣活赚取微薄的银两，为的就是能让我过上好日子，没想到在一场冬雪中娘病倒了，年幼的我根本没有能力也没金钱替娘看病，这病一拖就是五年。

这五年来，我用娘教我的女红给人绣些吊子、帕子之类的小物件赚取微薄的银两生活，虽然清苦，至少饿不死，就是没有多余的银子给娘看病。

娘的病不能再拖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在最冷的那天来临之前赚取到足够的银子给娘看病。

“傻孩子。”娘悄悄擦去眼角的泪珠。

“娘，您再睡会儿吧，天还没亮呢。”我从床下拿出竹篮，“女儿出去会儿，马上就回来。”

“恩恩，你是去极品楼吗？”

“这些绣帕是红楼里的姑娘四天前订的，我现在就给她们送去。”极品楼说白了就是妓院，白天它几乎是不开门的，进去也只能见到两三个伙计在清扫而已。可到了晚上客流如潮，我一个姑娘家又怎么方便在晚上去这种地方，只好选在天将亮之时，客人们都沉睡梦乡之际，把绣帕送去。

“娘不是让你别再接红楼的生意了吗？好好的女娃，总上那种地方，既危险又让人看轻，都怪我。”娘擦去眼角的泪珠，哪知这泪却越落越多。

“放心吧娘，我会小心的。”我朝娘挤出一个安心的笑容，“再说，女儿的容貌这般平凡，有谁会注意到我呢？”

“谁说的，在娘的心中，你一直是很美的。”

“女儿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”

“那你一定要早去早回啊。”

“女儿知道了。”轻轻关上门，我步入了黑夜中。

极品楼位于城西太平街的中心区，红砖绿瓦，鲜艳的飞檐，很容易辨认。

当天空下起细雨时，我的一只脚刚迈进极品楼后门的屋檐下。我不敢走大门，尽管我长相并不出众，很难叫人注意到我。但一见到楼内大厅酒醉的客人，总有几分害怕，尤其是见到极品楼当家老鸨艳妈妈时，她犀利的小眼会让我好几天心绪不宁。

敲敲门，不一会儿，打着哈欠的伙计开了门。一见是我，他懒懒地道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送帕子，姑娘们都盼了你一天了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家里出了点儿事，所以慢了。姑娘们都起床了吗？”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说好了昨天要把绣帕送过来的，可放心不下娘的身子，就迟了一天。

“大阴天的，天又冷，姑娘们肯定晚起。你先去小厢房里等着吧。”伙计关上后门，



打着哈欠回了他的暖屋。

我来送过好几次帕子，对极品楼也算熟门熟路。穿过了前面的院子，再走出回廊便是极品楼最为热闹的大厅，而伙计所说的小厢房则在大厅最为偏僻的角落。

刚出了回廊，风中传来了悦耳的乐声，我顿脚朝前方望去，不远处的主厅灯火通明，莺歌燕舞，人影绰绰，一派欢乐的景象。

我觉着奇怪，往常这个时候极品楼是很安静的，怎么今天会这般热闹？

不经意间侧目，蒙蒙细雨之下，西侧阁楼四角挂着的大红笼子在细雨冷风中轻轻摇曳，阁楼檐角的兽首极有派头，我想起这正是当红花魁陈柳儿所住的阁楼，而在我的篮子内，陈柳儿的绣帕就占了一半。

思忖着是不是先把绣帕给她拿过去，又怕撞见不该看的，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先去小厢房等会儿再说吧。

“苏姑娘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家姑娘昨天等了你一天。”回廊的另一头，陈柳儿的贴身丫头喜儿手提灯笼走了过来，一见是我，声音里透着不满。

“真对不起，昨天有事给耽误了。”

“这样啊？反正你要去送绣帕，就顺便帮我把这牛骨汤给姑娘拿去吧，我还要给姑娘去买东西。”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，喜儿就将手中的盘子往我手上一放，“小心点儿，这汤是我熬了一夜的。”

“这个时候怕不方便吧。”这个时候去送帕子？我心里忐忑，怕进了阁楼后撞见不该看的情景。

“你看，灯笼都熄了，姑娘房里的客人应该已经走了。”

我朝阁楼望去，果然，方才还点着的四盏大红灯笼此刻已全被熄灭。极品楼里的规矩，凡是姑娘房里有客人的就要点燃房门外的红灯笼，直到客人离去。

我们都没有注意，一条黑影在灯笼熄灭的瞬间从阁楼内飞了出去，紧接着另一条纤细的人影也跟着跃出了阁楼，紧追那黑影而去。

进了小阁楼，却是一片漆黑。

我拍去肩上的雨珠，望着那黑糊糊的纸窗良久，不知该不该敲门。房内没有点灯，柳儿姑娘像是睡下了。

踌躇半晌，我还是抬手敲门。

可敲了一会儿，并没有人来开门，也无人应声。

“柳儿姑娘，我是苏恩恩，给您送绣帕来了。”我贴着门缝轻喊。

屋内依然黑糊糊的，一点儿响动也没有。

“柳儿姑娘，我是苏恩恩，给您送绣帕来了。”我又重复了一遍，声音也加重了

一些。

还是没有动静。

心里渐渐浮起担忧，柳儿姑娘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这样一想，我便去推门，转念又觉不妥，万一柳儿姑娘并不在房里，自己这样贸然进去极为不妥，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先去叫人来。

将手中的盘子和篮子放在地上，就在我转身要离去时，屋内突然传出砰的一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。

我一惊，迈出的脚折了回来，在门外轻喊：“柳儿姑娘，您在吗？”

仿佛方才那砰的一声是我的错觉，回应我的依旧是漆黑一片的小屋。

我相信自己确实是听到了声音，这房里肯定有人，不可能是小偷，客人刚走，又怎么会有小偷进来？那在里面的人除了柳儿姑娘还有谁？

略微思索，我推门而入。

虽然天空阴云密布，却并非伸手不见五指。

桌子，椅子，柜子，桌上的茶壶，柜上的摆设都整齐地放着。窗边的一盆仙客来正含苞欲放，几根火折子正整齐地摆放在窗边一角。

我忙过去拿起火折子，将一旁鹤鼎上的白烛点燃，一支白烛虽不甚明亮，至少能照亮一角让我看清楚屋内的情形。

雕刻着江南山水的玉石屏风后，粉色的床纱轻舞着，床上隐约睡着一人。

我松了口气，看来柳儿姑娘是睡沉了才没应声，既然如此，我自然也不便去吵她。

将门外的托盘拿了进来，又将篮子内的绣帕拿出放在桌上，想着还是下次再来拿银子时，只听身后一声响，我刚要转身，腰际陡然吃痛，一双修长白皙的手突然从后面伸出，将我硬生生地扳过。

我惊呼，慌然抬头，对上了一双夹杂着血丝与怒火的眸子。

“该死的，竟敢向本王下媚药。”

“放开我。”我害怕地挣扎，压根就没分清他在说什么，“放开我。”

一阵天旋地转，他将我抛向了床。

身子撞上床板时发出巨大的响声，我龇牙咧嘴，痛入全身，肚里翻腾欲吐，顾不上身体的痛和不适，慌乱起身时一个庞大的身体压了下来。

“啊——”我尖叫，脑海与心里都被恐惧占满，剧烈挣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唯有尖声喊叫，“放开我，放开我。”

“该死的。”暴怒的声音，毫不隐藏杀意。

我恐惧得浑身颤抖，拼死打他，想推开他压着的身子，无奈力气太小。



衣服的撕裂声贯穿了我的耳膜。

“不要。”我尖叫，泪汹涌而出，胸前的凉意肆虐了全身，上身只剩一件小小的亵衣，洁白无瑕的肌肤裸露在寒冷的空气之中。

“放开我，求求你，放了我吧。”我泪如雨下，挣扎和拳头对他根本无济于事，我只能哀求。爹爹曾说：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女孩子同样要活得有骨气。此刻，清白对我来说就是命，我所能做的除了哀求别无他法。

他停下了所有的动作，我欣喜若狂，以为有转机。

压在身上的他喘着气，胸口起伏不定，我感觉到他浑身紧绷，像是在强行压抑着什么。我不敢抬头看他，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抵着他胸的双手开始微微颤抖，欣喜的心情又被恐惧所取代。

明明只是一点点时间，我却觉得过了一世那般漫长，再也受不住这份煎熬，我使出全力推开他。

我要逃，逃离这里，再也不会来。

我后悔没听娘的话，不接极品楼的生意。

身后一声低吼。

刚跑出屏风的我惊出冷汗涔涔。

手就快触到门把了，我一喜。

就在门要被打开时，一个灼热似在冒火的身子欺上了我不着衣裳冰冷的后背，腰也被紧锁住。光滑的触感告诉我身后的他全身赤裸。

“不要，救命——”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高声呼喊，可这阁楼与极品楼的主屋相隔了一个院子一个回廊，呼喊根本无济于事，就算有人听到，主屋此刻乐曲声声，人人都在尽情欢乐，谁又会来理会？

身子再次被抛上了床，我听到了床板轻微的断裂声，全身的疼痛几欲叫我昏过去，甚至痛得没力气挣扎，直到一双手粗鲁地将我的衣物扯裂。

“不要——唔！”在我绝望的喊声中，他突然用手捂住了我的嘴，身子一低，不带任何怜惜地重重进入了我。

一瞬间，我的脑海一片空白，只是睁大眼，不再挣扎。

他在我身上动着。

微微的烛光倒映在墙上，也将我与他交叠在一起的身影浮现了出来。

恢复意识的刹那，我看清了他，也恨他人骨髓。

一个拥有沉肃与压迫气息，拥有一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锐利眸子的男人。

记不清他要了我多少次，每次昏过去后醒来，只见墙上烛光映出交叠的二人。

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他已衣冠整齐，站在床边，睨视着我的目光冰冷而锐利。

全身痛不可当，似被车轮碾过。但我顾不上这些，慌乱地扯过被褥将自己包裹住，缩在墙角的身子不可抑制地颤抖。

想哭来着，满心剩下的只是心底无尽的空洞。诉不清的怨恨之下是无能为力。

此刻该做什么？哭？闹？还是应该开口大骂？

只有空白。

“陈柳儿人呢？”他突然开口，声音凉凉的，听不出任何的情绪。

我摇头，下意识地摇头。

“是敏王叫你给本王下媚药的？”

敏王？媚药？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能摇头。

“敏王就是这么训练你们的？有胆对本王下药，又做出这副被人强暴的表情？”声音沉了下去，透着即将来临的怒火。

我依然摇头，一字一句我都听进了，只是脑袋空空的，这些字进了脑海又很快消失了，根本不知道该做何回应，摇头是本能。

我是在逃避吗？逃避眼前的一切？

他突然欺近，一手抓过我的肩，就这么将我摔了出去。身子撞上了玉石屏风，砰的一声，屏风碎裂。

又是痛，排山倒海的痛，动一动手指都觉痛得要死。

我清醒了很多。

“你不会功夫？”阴沉的声音透着讶异，他锐利的目光写满了诧异。

功夫？

我蜷缩起身子，拼命地往角落里靠，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也不想知道，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回家，我想娘，好想娘亲，想好好在娘的怀里痛哭。

“主上醒了？”淡淡的聲音透着几分恭敬在一側响起。

屋内还有人？我一惊，猛然抬头时，突觉肩肘一麻，顿时昏了过去。

不知何时，屋内出现了一名全身黑衣脸戴黑巾的男子，只露出一双带笑的眸子。

“你知道我被下了媚药？”

黑衣人一声轻笑，咳了几声，“陈柳儿下的媚药过重，属下无法及时把主上送到燕姑娘那儿，所以……咳，主上睡得可好？这名女子不是敏王的人，也非青楼的人，似乎是为青楼里的姑娘送东西的。主上请放心。”

“该死的，敏王，你给我记住。”那陈柳儿是敏王的人，他来此处是一探虚实，毒在他身上起不了作用，因此他看到了陈柳儿放毒也极为放心地将酒喝下，却没想到她



竟敢给他下媚药。

“主上现在是回惠王府还是进宫？”

“青逸，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”

“属下不敢，属下这就去吩咐下人准备好热水让主上净身。”蒙面人话一说完，人也跟着消失在房内。

开了门，主上并没有回头看向房中，修长的身影消失于阴沉的天空之下。

刺痛蔓延了全身，也强迫我从昏睡中醒来，刚一睁眼，一个巴掌迎面而来，脸上又是一阵火辣辣的痛。

陈柳儿一脸寒霜站在我面前，当我看清她手中的细针时，心颤了颤，“柳儿姑娘，我，我……”

“贱人，谁让你进房的？”陈柳儿美丽的脸阴沉得吓人。她去追那蒙面人也不过两个时辰而已，没想到被这个女人占了便宜，精心策划了一切结果一场空。想到那人俊美的样子，陈柳儿既忌妒又怨恨，挥手就拿细针朝我刺来。

我根本没有任何力气躲开，只得硬生生地受下针扎的痛。

身心俱痛，无法形容的痛，我再次昏了过去。

“陈柳儿，若在这个紧要关头死人，对我们不利。”角落，一个矮小的男子阴沉沉地站着，角落的阴暗遮去了他大部分的身影，若不细看，无法发觉。

“就这样饶了她我不甘心。”

“你应该庆幸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换做是你，你认为你还有命在吗？你看她，全身布满了淤伤，肌肤没一处好的，对一个平民女子他还下得了如此重的手，更别说身为敏王死士的你。”

陈柳儿银牙一咬下唇，傲然冷哼，“我自有办法让他心属于我。”



第二章 宫中为婢

我以为我会死在极品楼，但是没有。

我是在一个死胡同里醒来的，一个堆满了发着臭味的垃圾的胡同。

雨哗哗地下着，天边巨雷滚滚，惊电游龙，分不出是什么时间。清晨？下午？傍晚？

滂沱的大雨打在身上，我的泪如雨珠滚滚而落。

我想死。可我不能，这世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有娘，有爱我呵护我的娘要照顾，我若死了，娘怎么办？

混混沌沌地走在街上，大雨之下，行人稀少，他们都用奇怪的目光望着我，有怜悯，有奇怪，有厌恶，还有嘲讽的。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子肯定很惨，我不能让娘看到我的模样，娘会伤心。

可迟了！

雨幕下，我看到了娘孤单脆弱的身影，瘦弱的身子只裹了件薄薄的衣衫。

这么冷的天，这么冰的雨，娘的身子怎么受得了？

我跑了过去。在我拥紧娘的时候，娘撑着的伞落地。

“恩恩，娘对不起你。”娘说完这话，身子软软地滑了下去。

我衣衫不整的模样，任何人都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。

连续三天，娘高烧不退。

我顾不上身子的痛，连悲伤的时间也没有，背着娘到处找大夫，花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。

最终，娘还是去了。

“恩恩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快乐地活下去。”这是娘死前对我说的话，她冰冷的手抓着我，硬是要我点头后才安心地闭上了眼。



娘懂我，她知道她一走我也会跟着她去，所以才逼着我答应。

一张破席，一抔黄土，就是娘死后的归宿。

我肝肠寸断，守着娘的坟，就这么过了娘的头七。

小望茶楼是京城数一数二的茶楼，这里每天人潮涌动，生意好得出奇。

“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揭人家的告示做什么？我们是找伙计，是男人。”

“掌柜，我真的什么都会做，打扫卫生、劈柴、挑水，男人会做的我也会做啊。”

我背着布包在掌柜身边苦苦哀求，“您就用了我吧。”守完了娘的头七，我从消沉中醒神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答应了娘要活下去，快乐地活下去，再不能让娘连死后也替我操心。

为给娘看病，花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，为了生计，我只有找份事做。连寻了数日，没有一家铺子要用我。

我已两天没吃东西，再这样下去，怕要饿死街头了。

“看你这身子哪是会做事的样子？你就别来害我们了，要是一不小心死在我们茶楼，可是要吃官司的。走走走，还不快走？”

我被赶出了茶楼。

京城的街道很繁华，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。我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身心是前所未有的孤独。

“新皇登基，大赦天下。”

一阵阵铜锣声伴随着喊声由远而近，“三年以下刑拘的犯人即刻释放回家，三年以上刑拘的犯人减刑一半，死刑的犯人特赦——”

“税收减免一年，五年之内减半——”

原本热闹的街道这会儿更为吵嚷。

“太好了，税收减免一年，五年之内减半。”百姓欢腾，争相奔告。

“没想到惠王一当上皇帝就为百姓着想，减免赋税，明君啊。”

“我们炎朝又会迎来一个盛世之秋。”

“当上皇帝的是惠王吗？不该是六皇子吗？”

“你不是本朝人吧？那是以前的事了，自以敏王为首的六皇子与八皇子被传出与外敌通奸，查证属实后，先帝大怒之下将二人连同家眷终身监禁。没想到半个月后，又查出五皇子勒王在离青城百里之远的褐山上秘密训练兵马，人数竟达五万之多，兵器利刃更是不计其数，就连青城皇宫都没有多少的炸药也查出了万把吨。先帝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怒火攻心，吐血昏倒不起，不久就病逝了，死前传位于惠王。”

“哦，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啊？”

“说书的都这么说啊。”

听着周围这些兴奋的声音，我更觉得自己的孤独，若是娘还活着就好了。一想起娘，我又忍不住悲中从来。

“呀——”陡然，身子被从身后冲出的男子撞了下，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。

“你不长眼啊？”男子骂了句，隐入人群。

我起身，拍去身上灰尘，怔怔地看着街上欢腾的人流半晌，默然进入了一侧的胡同。

大街上很热闹，我却感觉不到，也融不进去。只能走安静的小路。

夜悄悄来临，冬夜的寒风极冷，冷得耳朵像要掉下来似的。

我将瘦小的身子蜷缩进有着一个大枯洞的老树内取暖，借以躲避呼啸的寒风。

头顶的星星亮得透明，月光清冷，一如这冬天给人的感觉，没有丝毫的温暖。

我会冻死吗？还是饿死呢？

摇摇头，我喃喃道：“不会的，明天再去找找看，一定会找到事做的，一定会。我要好好地活下去，答应了娘要快乐地活下去，绝不能认命。”

“我不想进宫当宫女，表哥，我们逃吧。”细细的哭泣声从树外传来，“入了宫，要到二十六岁才能出来，十年啊，我不要和你分开十年。”

“我们若逃了，父母怎么办？你爹可是好不容易托人在宫里给你打点，你才能进宫当宫女的啊。”男子声音里透着迟疑。

“我管不了那么多，”女子哭道，“别说十年，就是两年，姨娘也会在这两年里逼你娶妻生子的。表哥，你若真的喜欢我，就和我远走高飞吧。”

“这？”男子犹豫不决。

“难道你不喜欢我了？”女子急道，“我，我将身子都给了你，你？”

“好，我们远走高飞。”男子像是下了决心。

“那两个时辰后我在城外等你。”

“好。”

他们真幸福。

听着树外两人的对话，我很羡慕。能有个人陪在自己身边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而我，只能孤身一人活着。

我将身子紧紧地蜷缩成一团。

突然，头上吃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打到我的头了。就听树外的男子道：“你扔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进宫的牌子。既然我们要远走高飞，我还要它做什么？”